

黄河岸边，那座精神丰碑

■卜金宝

记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5月14日夜，樊英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白天，烈士苗雷旺的女儿苗毓荣带全家从老区沁水县赶往地处晋陕交界的万荣县荣河村。苗毓荣的心情急切得恨不得飞起来，她已经70年没有“见”父亲了。

在村东口的大门楼下，苗毓荣给王志虎打了个电话。王志虎是有50多年党龄的老军人。从去年9月开始，荣河几位老党员老干部老军人组成志愿小组，自费寻找在解放荣河战斗中牺牲的无名烈士的亲人。王志虎是倡导人之一。志愿小组几经辗转，在沁水县找到了烈士苗雷旺的女儿苗毓荣。

几位老同志的辛勤付出有了结果，这些日子陆续有寻访到的无名烈士亲属，来这里祭奠他们的亲人。每次，樊英俊都在这里迎接他们，又在这里为他们送行。

苗毓荣一行抵达后，他们直奔烈士的坟莹前。见到父亲的墓碑，苗毓荣积压已久的情感瞬间爆发：爸爸！我们看您来了！70年了，我们只知道您在战争中牺牲了，但不知您魂归何方？今天，终于找到您了。陪妻子一道前来的沁水县第二人民医院退休干部苗苗反定，一边献花、鞠躬、敬酒，一边深情地说：爸爸看到您被安葬在庄严肃穆的荣河烈士陵园，已经去世的奶奶和妈妈可以放心了。

离开前，樊英俊拿出一沓人民币，悄悄递给烈士的女儿。每见到一位烈士的亲人，他都这样做。苗毓荣说什么也不肯收。樊英俊动情地说：好姐姐，你无论如何拿上吧，这是我们荣河人的一点心意。你父亲为解放我们荣河牺牲了，我们荣河人永远忘不了他。

二

月光如水洒在窗前，樊英俊的思绪回到了两年多前。2015年12月16日，他被推荐为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虽说只是个村官，樊英俊还是感受到肩上沉甸甸的。这里是一片红色沃土。距村西南10里黄河岸边的庙前渡口，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1937年8月

至10月，朱德、任弼时、左权、邓小平等率八路军东渡黄河，由此上岸，挥师北上，进行了震惊中外的平型关战役、奇袭阳明堡等战役战斗，开辟了抗战的全新局面。村里96岁的老人柴荣元至今记得当年荣河县各界群众欢迎八路军队伍的情形：八路军大部队从城外整齐通过，宣传队进城刷写标语，帮助乡亲担水扫院。他们待人热情，说话和气，为乡亲们演出《九一八流亡曲》等文艺节目。贺龙还在荣河县武庙给抗日武装作了一次激励斗志的动员讲话。乡亲们称赞这是从未见过的好部队。

樊英俊铆足了劲想要在这片热土上干出个样子，既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也不负乡亲们的信任。

上任伊始，樊英俊接待的第一位老人是他格外敬重的85岁退休干部苏永法。苏老拿着用手机拍摄的照片，含泪说：你到东坡去看看，满地荒草，满目荒凉。烈士们躺在那里，太孤独了！

心有灵犀。苏老念叨的是为解放荣河牺牲的烈士的事，这件事樊英俊也一直装在脑子里。

1947年4月初，我晋冀鲁豫野战军部队乘蒋介石调晋南国民党军主力向陕甘宁边区进攻之机，向晋南敌军发起进攻，4纵10旅在一名名将周希汉指挥下，收蒙城，克新绛，取河津、禹门口，一路夺关斩将，所向披靡，兵锋直指晋南重镇荣河。

荣河城雄踞晋西南黄河岸边，四周无任何屏障，城防工事坚固，碉堡林立，环城有宽5至10米的护城河，并设有鹿砦、铁丝网，易守难攻。我攻城部队在山炮部队配合下，先后发起3次攻击，战至最后，逐街逐巷争夺，毙敌200余人，俘敌500余人，荣河县宣告解放，我攻城部队付出牺牲70余人的沉重代价。

苏永法当年是儿童团长，他亲身经历了那场战斗，看着解放军战士争先报名当突击手，受伤的不下火线，牺牲的被抬回来，连棺材也没有，用帽子盖住脸，匆匆埋在他家后面的荒地里。战后，部分烈士遗骨由亲属收殓后安葬到家乡。1952年，荣河县政府将32位无人认领的烈士入棺，迁至建于荣河县城北郊的烈士陵园，并将坟位图及烈士姓名籍贯、原部队番号等资料留存存在县民政局。后来荣河县与万荣县合并，相关资料留存荣河镇政府。这些档案资料在“文革”中流失，32位烈士成为无名烈士。

2005年，当地规划后土大街，烈士陵园被迁到远离荣河村的郑村山坡上。

因距城区较远，路窄坡陡，给人们凭吊、瞻仰带来诸多不便。

苏老对樊英俊说：大家都盼着把烈士陵园迁回来。这件事没有结果，烈士们安顿不好，我死了也闭不上眼睛！

苏永法的话，句句直入樊英俊的心坎。他知道，85岁的老人为荣河烈士陵园的事已经奔波了整整10年，始终没有落实。

樊英俊淳朴，直爽，话不多，但踏实。他握着苏老的手说：请您放心，这件事我记住了。

和苏老一样，樊英俊也惦记着烈士陵园的事。自打记事起，他年年与同学同伴到村北边的烈士陵园为烈士扫墓，聆听前辈讲述英烈解放荣河的悲壮故事。后来，烈士陵园被迁走，他心里总觉得堵得慌，移到那么远的地方，清明节扫墓的人会越来越来。久而久之，就不把烈士忘了吗？

现在，他成了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苏老和老干部老党员老军人找他，群众也期盼迁回烈士陵园，让他们“回家”。大家心中都有一个共识：发展经济、搞乡村规划，不能忘了烈士！

说干就干。2016年2月26日，一座新的荣河烈士陵园工程破土动工。

那些日子，工地上热火朝天。樊英俊和村党支部一班人盯在工地上，加班加点，许多村民义务到工地参加劳动。全村男女老幼齐心协力，通力合作，历时半年，建成包括陵园路、广场、展馆、四季花台、纪念碑等设施的开放型、花园式烈士陵园。

樊英俊的奔走呼吁，撞击着各级领导和相关职能部门工作人员的心，他被荣河人的烈士情结所感动。说干就干。2016年2月26日，一座新的荣河烈士陵园工程破土动工。那些日子，工地上热火朝天。樊英俊和村党支部一班人盯在工地上，加班加点，许多村民义务到工地参加劳动。全村男女老幼齐心协力，通力合作，历时半年，建成包括陵园路、广场、展馆、四季花台、纪念碑等设施的开放型、花园式烈士陵园。

2016年的9月30日，国家公祭日。荣河镇党委、政府组织隆重的公祭活动，迁回32位烈士遗骨。此外，还迁回14位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其他时期牺牲的荣河籍烈士遗骨。

怕烈士孤单，苏老把自己家菜园种多年的牡丹全部捐献给陵园。此前，闻名华夏的李家大院曾出高价想要他的牡丹，被他婉言谢绝。

如今，荣河烈士陵园成为万荣县和运城市红色教育的一个亮点，每逢清明和重要纪念日，各地的人们赶到这里，祭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瞭望边疆

■严志明

是用战士的慧眼与枪口
垒成的古铜色的城堡
屹立在荒凉狼烟的边境线
站在鹰飞翔的高度
瞭望万里绵长的边疆

那一面有多少烈士骨头断过
鲜血
染红的旗帜

凝眸 细节，拒绝擦肩而过

中士陈路华坐在杭州地铁宽敞明亮的车厢里，周围人群面带笑容神采奕奕，时代赋予这个城市以蓬勃朝气和飞速发展，地铁里洋溢着欢庆的喜悦。他守卫了这片土地8年，此刻才感觉真正融入了这个城市。

往事像地铁两旁的广告灯箱一样快速滑过，他的思绪飞回了从前。他戴着大红花走出那个偏僻遥远的小山村，满怀憧憬和希望走进一个有着光荣历史的连队，他害羞而腼腆地站在三等功的领奖台上，就在刚刚他拿着地铁卡手足无措地站在闸机红色安全线内，他刷了卡，可地铁闸机却打不开，直到广播里传来女播音员动听悦耳的提示音“刷卡进站请站在红色安全线外”，他才猛然醒悟过来后退两步。“嘀”地铁闸机打开，他快速通过，跟着人群慌乱地走下电梯。

那年深秋的一个早上，天还未亮他就摸黑爬起来，拎着两个铁桶，深一脚浅

一脚地走向井旁。他揭开盖子，一股雾蒙蒙的水汽从井里冒出，挂桶、甩绳，轱辘一圈圈地转，水井传来一阵沉重的呻吟声，一桶清澈干净的井水从中渐渐浮现。他想起了村里的老人说，每天这口井里的第一桶水最好，喝了的人有福气，他笑了笑，高考落榜对于一个家境贫寒的农村娃来说，他失去了鲤鱼跳龙门的机会，这次征兵是他唯一的希望，家里的水缸挑满了，他抓起两口棍在灶火里的剩饭，揣上了母亲昨天晚上煮好的茶叶蛋，冲着屋里喊：“妈，我验兵去了”。他坐上了村口的三轮车，看了看远处家里房檐上被风刮起的茅草，一声鸡鸣响彻了整个黎明，乡村正慢慢苏醒。

“跟我走，走快点”，他提着前运包跟在班长后面。随着他每前进一步，地上就多出一双新的脚印。这让他想起自己的

三

樊英俊心中还有一个遗憾。70年了，很多烈士始终没有家人来陵园祭奠。安葬在这里的无名烈士，他们的亲人到底在哪里？樊英俊心里十分的悲凉。

老党员樊晋宝和荣河的一群老同志一直在寻找烈士的亲人。他们北上京城，南下重庆，西去甘肃，多方寻找有价值的线索。

樊英俊支持老同志继续找下去。从2017年9月开始，由苏永法、王志虎、薛德朱、关键忠、樊晋宝、冯世午等老同志组成的志愿小组，自费辗转长治、曲沃、翼城、侯马、阳城、沁水、晋城、高平、陵川、泽州等10个县市，深入乡村进行访查。

经过艰苦的努力，他们终于找到多位在解放荣河战斗中牺牲的烈士的亲人。

第一站，志愿小组在沁水县郑村镇轩底村，见到了烈士车锁会的女儿车粉叶。这么多年了，车粉叶只知道当年爸爸随大军在晋南作战中牺牲，但不知血洒何处？每逢清明节，她只能跪向西方，祭奠逝去的父亲。

5月4日，志愿小组在晋城市城区黎川镇黎川村见到李四台烈士的侄子李江鱼。这位57岁的退休职工说：伯父在家中排行老大，有消息说他在解放荣河战斗中牺牲了。传到奶奶那里，成了在解放运城时牺牲了。奶奶遂领着两个儿子，携带干粮，一路步行到运城，边哭边寻找，未果。这也成了她临终前一件未了的心事。得知大伯被安葬在荣河烈士陵园，李江鱼眼含热泪，给志愿小组留言：奶奶，我大伯的遗骨进了荣河烈士陵园，您可以放心了。我找机会到那里看望他，给他敬一炷香，敬一杯酒。

寻找到的无名烈士的后代陆续来到荣河烈士陵园，祭奠自己的亲人。樊英俊已经接待了10多位。每次，他都有一种刻骨铭心的感觉。看到烈士后代历经沧桑的脸庞，听到他们撕心裂肺的哭声，这位硬汉忍不住潸然泪下。此时，在他的脑海里，涌现的是70年前勇士们冲锋陷阵、前仆后继的悲壮场面。

这个烈士陵园已经成为樊英俊和荣河村父老乡亲们守望初心的一座精神丰碑……

新时代之歌

上等兵王宇鹏怎么也不信，厚厚的新华字典都能被翻得卷着毛糙糙的边。更想不到，人人叹服的技术骨干入伍时斗大的字认不了一箩筐。

某旅通信营舞族上士额吉合谷，沉默寡言，老实巴交，个子不高，却是最擅长与“北斗”对话的人。

一

北国边疆，风雪交加中的某旅通信营指挥所。

“无线通信中断，现要求你部将即时战报送至前指！计时开始！”

额吉合谷一头冲进雪地，心急如焚：“导调组为了实战，啥都干得出来！”看看前面手脚并用的文书和齐膝的雪线，合谷恨不得长出一对翅膀：战争已经敲响密匝的鼓点，自己却还在探索的路上深一脚浅一脚地前行。

导调组“猛士”轰响马达，掀起一阵雪粉，合谷加快了脚步——他不甘心落后。初入军营，实操操作，山沟里出来的合谷看着老班长手里的“板砖”嘀嘀一响，各种信息就接踵而至，他一字一句记下老班长的话：“你要是能看懂操作规程，我就教你与‘北斗’对话。”

合谷激动得脸通红，用不太标准的汉语大声说：我一定能学会，班长相信我。

可哪有那么容易！文化程度不高的合谷，决心像小学生一样从《新华字典》学起。洋洋洒洒500多页，字如群蚁排衙，别说一个一个认，就是看上十几分钟也眼晕。为了“北斗”，合谷从指导员那里借了一本字典开始“攻坚”。

深夜两点，岗哨不见合谷接岗，班里有说“不知道”，满宿舍楼也寻不着。

“这小子不会因为语言交流不畅，待不习惯跑了吧？”连长一急，紧急集合哨吹得山响。列队完毕，看着站在队伍中间的合谷，连长气不打一处来：“一个小新兵还不敢脱岗？”

连长怒目圆睁，把合谷叫到办公室，吓得他大气不敢出，捂着胸口憋出个隔来，一股高浓度的“大蒜气流”熏得连长把到嘴边的感叹句变成了疑问句：“你又吃蒜提神呢？”合谷点点头，小心地指指连长桌上的书本，强压火气的连长说：“你刚才躲哪儿去了？带我过去。”

储藏室，连长看到了一堆白花花的蒜皮，悄无息地伴着一本已翻过薄薄一层的《新华字典》。连长心里的火消了，两只手用力搭在合谷肩上：“合谷，下回加班学习，别吃蒜，辣心，啊——”连长伸出食指，重重地戳在合谷胸口上，又伸出大拇指，在合谷胸前比了一下。合谷眼圈红了，看懂了连长那句无声的话：合谷，好样的！

二

高原，夜凉如水。王宇鹏带上装备，接下了合谷的夜哨。

“班长，上去歇着吧。”王宇鹏回过头，看见合谷正痴痴地仰望缀带似的天空，满目虔诚。

合谷想起了他的故乡。那个桃花源般的小村庄。如果有一天，家乡上空的宁静被“战斧”打破，“管风琴”肆意在山峦轰鸣……合谷打了个冷战，握紧了双拳。

就在当天上午，合谷还蹲在地上教王宇鹏“对星”。

王宇鹏把“锅盖”转了一圈又一圈，半小时后，通讯器传出“嘀嘀”的接通信号。合谷点点头，一瞬间就把“锅盖”拆了，甩一把汗：“20分钟内装好，并能接收信号。”

王宇鹏无动于衷。“你没听见吗？”看着纹丝不动的王宇鹏，合谷有点冒火。

“我不装！都练了一上午了，你以为都跟你一样是个莽夫，不用休息？”王

对星

■邢国庆

黄武星

宇鹏站起来，一米八的个子往合谷面前一站，四目相对，战火一触即发。

“好好好，我是莽夫，你给我看好了！”合谷心头无名火起。他的“爱徒”王宇鹏居然敢取他叫板！合谷帽子一摔：“宇鹏，你是个好小子！”但我跟你讲，你离‘莽夫’还差得远呢！”

别卡扣、拧螺丝、接电线，手上动作如穿花蝴蝶般的合谷让王宇鹏看得目瞪口呆。

“嘀嘀”，信号接通，王宇鹏过神来，一看时间：两分三十秒。

“走啊，休息去啊。”一脸汗碱，两眼通红的合谷扫了王宇鹏一眼，走开了。

王宇鹏理亏得迈不动步子，顺手捡起被合谷甩下的迷彩帽，发现帽内壁有记号笔的痕迹，展开一看，是一串被大伙戏称为“合谷体”的小字：“做离战争最近的人，做离‘北斗’最近的人。”

“班长！”王宇鹏回过神，扭头大喊一声。合谷头也不回走远了。

三

“我离‘北斗’最近，肯定是我上车。”这句话，从会架设天线到现在，合谷已经说了9年。

就像那年该旅赴高寒地区驻训一样。雪原，刺骨的寒风抽打着战士们们的脸庞和身躯，额吉合谷手握通信天线纹丝不动。

凛冽的寒风经常会将天线刮乱，调线对星的工作每天都要重复好几次，每次对星都需有人上车调整，合谷向来当仁不让。

车顶上，合谷掏出对讲机：“天线架设完毕，能否对星？”“对星失败，请转换方位，完毕。”眼见老战友搞不定，谭圣穿着雪地靴，裹着防寒服往车上爬。

“下去！你上来干啥？”对待同年兵，合谷也一点面子不给。

“少跟我来这套。”谭圣慢悠悠地爬上来：“说吧，往哪儿调，调多少？”

合谷一听，满脸憨笑。“架设完毕，能否对星？”对讲机里再次传出“对星失败”的呼声，两人拧下螺栓，将天线左偏15度，车里传出悦耳的“嘀嘀”声，对星成功！两人相视一笑。

摸着天线，合谷踩了踩通信车的顶盖：“你看这车顶滑得跟镜面似的。脚一滑摔下去，少说也得在卫生队躺几天。你舍得让年轻小伙子遭这罪？”

“你带徒弟训练时再苦也不心软，可真正有危险了，你总是自个儿先上。”谭圣转身下车，一抬头，只见合谷望着北方发愣，嘴上一丝浅浅的笑容。

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想着如何提高对星速度的合谷在床上“翻烧饼”，迷迷糊糊中，他听到了一丝细微的声音：滴答，滴答，滴答，声音越来越强。合谷闭上双眼，他知道，那是“北斗”的心跳，是强军的号角……

斑驳，他站在那里身上的迷彩服已看不出本来的颜色，汗水和灰尘在他的脸上画上了天然的“沙漠迷彩”。在通信集训队集训的他被抽调过来保障，他抖了抖身上的灰尘翻开口袋里的通信理论书认真地看起来，恰巧这一幕被带队巡逻的副师长看到，副师长当即打报告申请让他也参加考试，接下来他出乎意料的一路绿灯，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特级，成为当时原南京军区步兵第一团甚至步兵一师最年轻的特级车长。

8年的时光一转即逝，他靠在座椅上轻轻地睡着了，他的内心从来没有像此时这么踏实过。到终点站了，旁边的一位老奶奶叫醒了，他道了声谢谢，走出地铁站，外面阳光刺眼而热烈。



黄山云海天下奇

(中国画)

武剑飞作

长征

第4243期